

慕尼黑黑例啤酒節

每年在做德國的旅遊計劃時，最期待的就是每年九月到十月的啤酒節。最早慕尼黑黑啤酒節是在一八一〇年為了慶祝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一世的婚禮，在特雷西雅草坪免費供應酒跟食物給國民，後來才演變成全球熟知的慶典。

整個德國有超過一千三百家啤酒廠，光是巴伐利亞大區就有八百多家，生產五千多個品牌，「啤酒天堂」名副其實。這有賴於巴伐利亞有世界上最重要的啤酒花生產基地哈勒道以及其周邊眾多擁有百年歷史的家庭啤酒廠。

無論在德國的東北還是西南，城市還是鄉村，甚至沒有超市的地方都一定會有啤酒屋，甚至在德奧邊境海



慕尼黑大杯啤酒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柱子哥

在四川宜賓市關於趙一曼烈士的電影論證會上，幸會著名劇作家王朝柱老師。王老年近八旬，大家愛稱他為柱子哥，初次見面，這樣稱謂，我們幾位年輕者誠惶誠恐，他笑道：「你們一叫就把我喚年輕了。」王老創作的《延安頌》、《長征》、《開國領袖毛澤東》、《辛亥革命》等曾榮獲中國電視劇最佳編劇獎，他是中國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的專家，他筆下的毛澤東、周恩來等藝術形象栩栩如生。他透露，能寫好紅色革命題材創作，是因為他透徹研究了蔣介石，他是蔣介石的研究專家，他的編劇處女作便是電影《龍雲與蔣介石》。

王老是河北滄州人，這位筆耕不斷的劇作家，竟然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大家一致認為是作曲家裏最優秀的劇作家，也是劇作家裏最好的作曲家。他當年作曲的歌劇《杜鵑山》、《狂瀾曲》、《火紅的木棉花》等都被他在一笑之間留存時光。王老講了他當年陪許世友與羅瑞卿將軍看戲，許將軍聽說要演個打土豪分田地的戲，連連擺手說「我們當年天天

中年女人的詩與遠方

朋友在微信轉發帖子，題為《中年人本身就是詩和遠方》。興沖沖點進去，看了卻並沒被安慰到。文章從「中年女人」（作者自謂）與一位年輕姑娘在從布拉格到維也納的火車上相遇開始，感慨「我們中年婦女的每一個『提前幾個月』都是一個生命的大課題，是一場不可能一眼萬年的人生周期」。敘事宏大，起因卻只是年輕人能提前三個月預訂車票節省近五十歐元，而她不能。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家庭事業兩處忙，還要應對意外情況，無法像沒有家累者那樣瀟灑走天涯可以理解。文章言辭浮誇也可說是網文風格，以吸人眼球為要務，無傷大雅。令人不舒服的是她一邊瞧不起年輕人吟風弄月的窮浪漫，嘲笑他們思考了一下人生就自以為高尚，另一邊又賣弄自己在火車上「四小時能完成多少大事」，如寫完兩篇文章，談妥一筆大生意，跟下屬開會等。也許作者真是個叱咤風雲的女強人兼上得廳堂，下得廚房的賢妻良母。不過把好好的度假搞成比拼經濟實力，炫耀社會地位的機會，似乎地球沒了她就不能轉，如果不是暴露了內心焦慮、缺乏底氣，那大概就是不幸罹患「誇大妄想症」了。

研究者說，中產者的通病是將消費、文化混為一談。當炫耀豪車、豪宅、名包、名表日益與「土豪」聯繫在一起，插花品茶、瑜伽畫畫、出國旅遊順理成章取代了以上消費方式，成為「上進階層」的新標杆了。

作者的結語是：「傷不起的中年人早已對年輕時的詩和遠方不屑一顧，而我們現在最大的資本就是有資本去證明：我們本人才是詩和遠方。」不，中年人最值得驕傲的是即便無法隨時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也不必向別人證明我們「本身就是詩和遠方」。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拔二千九百六十二米的德國最高峰楚格峰的峰頂，都有一家獲得阿爾卑斯協會認證的啤酒屋——「慕尼黑之家」。

雖然德國啤酒品牌多不勝數，但在全國大部分的啤酒屋都只能點到當地的釀造的啤酒。你只要跟服務員說：「我要一杯啤酒」，服務員會直接給你端上一大杯店裏釀造或是當地生產的新鮮啤酒。而且，在德國喝啤酒講究到不單要看地點，還要搭配使用正確的杯子。比如在科隆就要喝二百毫升的小杯當地啤酒Kölsch，而在漢堡就要點五百毫升大杯Astra。如果你在慕尼黑的啤酒屋點一杯柏林啤酒，那就別怪服務員轉身的同時會翻個白眼並用讓你幾乎都聽得到他心裏說「這人沒事吧？」的聲音告訴你「沒有」。

但是在慕尼黑啤酒節上就可以點到來自全國各地的啤酒，是一次嘗遍德國啤酒的最好時機。在人聲鼎沸和音樂四起的街頭一邊不停和路人碰杯，一邊吃着美味的烤香腸，一邊和朋友聊天大笑，這就是啤酒節的真諦。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紀昀在他的《閱微草堂筆記》中曾有一句名言：「事出反常，必有妖」。這句話很好解釋，意指我們大可用常識和常理去判斷事情的是與非，凡違反常識和常理的事，那一定是在背後有着邪魅和奇怪。這種情況，就可指向不道德，甚或是非法的。

讓我利用在港工作和生活了幾十年所積累的社會常識和常理來舉個例子：香港電台，簡稱港台。在回歸前它的主要任務是幫政府在施政過程中向廣大市民解釋各項政策，並予以正面而積極的宣傳和推廣，讓一切推動得更順暢，從而希望社會氣氛更和諧。

這周去香港城市大學看達文西手稿的展覽。展覽本身頗精緻，既有達文西的手稿真跡，又有藝術家們「借題發揮」，以達文西手稿創造出的一系列藝術品，甚至還將VR/AR/增強現實的科技融會到展中，堪稱精彩。

然而參觀的遊客卻寥寥，除了一批外國學生外，似乎僅有我這個閒人在展館中逡巡。與展館內的冷清不同，展館外的反饋卻顯得熱鬧許多。去看展覽時，我一直有個習慣，便是掃一眼展覽的反饋本，以了解大家對於這個展覽的想法。這次展覽的反饋本雖寫滿了，內容卻完全與展覽無關，反而變成了青年們交鋒政治觀點的「戰場」。與「泛黃」的香港本地論壇「小粉紅」的內地社交媒體不同，這個小小反饋本上的回覆「此起彼

不同戲劇會有不同的主題和結構，編劇若能創造一些有血有肉的角色，並透過角色表達一個深刻的主旨，讓觀眾感受至深，該齣戲劇便能踏上成功之路。近期香港的社會狀態，不其然令我想起中外兩齣名劇。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於一九九五年曾來港，於沙田大會堂演奏廳上演劉錦雲編劇、林兆華及任鳴聯合導演的《阮玲玉》。阮氏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影壇的著名女演員，《阮》劇主要講述她與三個男人——唐文山、張四達和穆天培間由同鄉、同事和影迷變成恩怨交纏的四角關係。除了愛、關懷、栽培之外，水銀燈影響之下，人的感情變得脆弱，身份地位也隨着場景變化而變得不由自主。阮氏本來只是一個具有戲劇天分的普通女

《隨園詩話》中的佳句

清代最具影響力的「詩話」，是袁枚的《隨園詩話》。隨園在江寧小倉山下，他有詩描寫其景致：「造屋不嫌小，開池不嫌多。屋小不遮山，池多不妨荷。游魚長一尺，白日跳清波。知我愛荷花，未敢張網羅。」他寫的詩話共十六卷，補遺十卷。其中不少條目是他所見好詩，有時只錄兩句。也幸而得他介紹，否則失傳的了。

我讀《隨園詩話》，也着重看這些佳句。

張桐城有四句看花詩，分屬兩首：「葉底花開人不見，一雙蝴蝶已先知。」看牠們翩翩，知道是聞香而來。

「臨水種花知有意，一枝化作兩枝看。」這是寫倒影之妙。

江蘇某太守，想把縣衙一棵古

樹斬伐掉。一位詩人在樹上題詩：「遙知此去棟樑材，無復清陰覆綠苔。只恐月明秋夜冷，誤他千歲鶴歸來。」《搜神後記》中學道之人丁令威，去家千年化鶴歸來。詩人說怕的是化鶴歸來的仙人，發覺無枝可棲。這詩感動太守，停止了斬伐。

女子徐瑛玉，能詩早亡，她有一首送春詩：「春光心事兩蹉跎，愁見飛花檻外過。漫說窮愁詩便好，算來詩不敵愁多。」沉重的春愁，隨着落花，鋪得漫天滿地都是了。

南牆集

阿濃

m.facebook.com/A.Nong.cps

逢周一、四見報

悠悠地「游」

文課，一定是帶大家走到田間地頭觀察和體驗之後，再動筆寫，不像隔壁班總是把這個環節留給家長和孩子們去共同完成。體育老師的好處也正是在此時體現出來。

比如，有一次，作文題目是觀察一種鳥，描寫牠的生活習性。體育老師選用了一張大掛圖，講解了人游泳時的步驟，於是，孩子們的那一次作文課，成功地解決了看到是什麼、但

必有妖孽

但回歸以後呢？就奇怪了。似乎港台，變成了一批以忤逆政府各項政策為己任的「公務員」。是的，他們乃是以公務員的身份，領着公帑和享受着身為公務員的各種福利，製作了數不清的各類電台電視節目，並不時以利用這些節目公開質疑、責備和留難（我不想用批評這個詞，因為不符合事實）政府為己任。演進至今，則誤導、洗腦等等應有盡有了。大家可以質疑我的說法，但我必須強調：跟我一樣對此台長期積累下來的觀感相同或相近的人，何止萬萬千千？大家可辯說港台是因為要捍衛新聞自由，但為何我等看着聽着總覺得他們的

「借題發揮」

彼伏」，甚至有人用漫畫來譴責暴徒的所作所為。

似乎在現在這個時候，香港已難找到一塊真正回溯到文藝本身的淨土。走在街上，無處不在的塗鴉如疤痕一般刻在路上。被砸爛的紅綠燈上面貼着的「正在維修中」的標註就好像城市的繃帶，護住城市的尊嚴。

無處不在的亂象對文藝界的影響尤為巨大，除了畫廊倒閉，人流驟減外，頗多活動亦已取消。十月中旬，每年春、秋兩季舉行的亞洲當代藝術展宣布取消明年春季展。最近舉行的香港國際攝影節、維港泳等等活動更是在事前公開、宣傳鋪設許久後宣布取消。粵劇名角阿剛（龍劍笙）預計於十一月底返港的演出近日宣布推遲門票發售，演出能

人言可畏

子，在機緣巧合下難得成為電影明星，但卻因而跌入了男性的股掌之中。然而，當時的中國社會已興起傳媒事業，阮氏最終踏上自殺之路，就是基於傳媒和民眾所散播的種種傳言，造成所謂「人言可畏」的現象。這種謠傳令到阮氏被迫結束其短暫的二十五年生命，實在叫人惋惜。

英國劇作家羅拔·實德撰寫的「A Man for all Seasons」，曾經多次在香港舞台公演，當年香港話劇團的版本譯名為《日月精忠》，古天農飾演男主角莫爾爵士，既反對英王亨利八世違反教廷的教義而再婚，但同時要堅守自己作為臣子對宮廷的忠誠。莫爾爵士不願受強權壓迫，不過為了保護家庭和子女，亦要明哲保身。為此莫爾爵士

所作所為是「政治評論」呢？這個問題，估計只有港府高層和港台的幕後指揮才能回答了。

更奇怪的是，港台似乎有着一種特權：可以公然抨擊港府大小政策。這可是我們賴以維持治安，並以任勞任怨，專業精神至上見稱的警隊所從來沒有過的權利。為什麼呢？因為警隊是正常的。而港台的特權本來就是反常的，甚或是違章的。

微言錄

華鳴

逢周一見報

否舉行，被畫上了一個問號。

正如某活動在取消時所發的公告所說「我們今夏望着香港、也望着我們，下沉。」亂象一日不息，香港便會下沉一日，沉至何時方見底？無人知曉。

二十二年前香港回歸祖國時，某報紙頭版大題為「香港，信有明天」。二十二年過去，伴隨着一代人的成長，香港的前路卻蒙上了一層薄霧。這幾個月內，許多人正是由一件正常案件開始「借題發揮」，令香港走到現狀的局面。或許，只有在某些事情上停止「借題發揮」，正本清源，香港才能有明天。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一見報

一直對國王再婚之事保持緘默，絕不透露自己對國王再婚的觀點。雖然莫爾爵士面對周遭政客的騷擾，以及其他人的冷嘲熱諷，但他不為謠言撼動，直到自己最後被送上斷頭台，亦不願向強權屈服。

現代社會科技進步，互聯網資訊發達，令到人們的訊息溝通方便快捷。然而，謠言亦應運而生，不少事情在未經查證之下，以訛傳訛，蠱惑人心。可怕的人言，更容易摧毀人與人之間的純真關係。

文藝中年

輕羽

cloud.tkp@yahoo.com

逢周一、二、三見報

逛大埔墟街市

上周大嫂約我在大埔墟飲午茶，甫見面她就說帶我先去新街市看看，正中下懷。因為舊街市許多年前也是在大嫂陪伴下看過一次，記得那裏的攤檔非常多。

我雖然喜歡烹飪，但因為幾十年都在返工，家中煮食以簡單快捷為主，因而廚藝是不怎樣的，大嫂不同，她是專職主婦，又是祖籍潮州，很會烹飪，甚至可做出餐館級的大菜小點，這方面堪稱我老師。那日在大埔墟新街市，我們先是樓上樓下逛了一圈，在無數攤檔中，我最感興趣的是魚檔，向大嫂請教魚的名稱、做法及好吃程度，大嫂說等吃完飯再來慢慢了解，喜歡的就買下帶走。

飯後二進街市，由大嫂帶路邊講解邊買魚，她喜歡買較小的海魚，認為不論滾湯（放番茄、豆腐）還是半煎煮

（煎至半熟再略煮）都很鮮甜，她家常吃的魚類與我家的不同，比如買一段魚說是煮粥的，買兩條是帶鱗蒸熟後凍食的，有一種蚯蚓似的紅色魚，她說去頭後爆炒味道也不錯，她也建議我買長腳蟹，說正當季蟹肉較飽滿，而局勢亂令價錢便宜許多，值得買。

我平時在樂富街市買菜，選擇不多，偶去九龍城街市。但相較大埔墟街市內外的規模，九龍城也難以相比，特別是海鮮。大埔墟街市一帶繁華之市井畫面，作為香港一個景點也不為過。

紅塵記事

慕秋

wusiupikwa@yahoo.com.hk

逢周一、二見報

地明白了如何觀察「動作」的細節，然後應用於寫作。所以，當我前幾日看到電視上游泳世界冠軍孫楊走到小學課堂教古詩，倍覺親切，「陸游的游就是游泳的游……」這讓我不禁懷念起兒時「體育老師教語文」的歲月來。

負暄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